

转山



藏地诗歌

高星
著

转 山



藏地诗歌

高星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转山·藏地诗歌/高星著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4.3

ISBN 978-7-5354-6923-6

I. 转… II. 藏… III. 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5124号

责任编辑:沉河 责任校对:陈琪
封面设计:谢文跃 责任印制:左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7.5 插页:2页
版次: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行数:3591行

定价:36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一位诗人的“转山之歌”

- 王家新 -

北京诗人、也是我相识多年的诗友高星请我为他的藏地诗歌《转山》写点什么，这真是为我出了一道难题，这不仅难在我一般不为人作序，也不仅难在我本人从未去过西藏，更难在：我该如何面对这种信仰的冲动？

我十多年前写下的诗片断《变暗的镜子》中有这么一节：“活到今天，要去信仰是困难的，而不去信仰是可怕的。”

这在今天依然是我面临的真实困境。我想，这也正是我对我自以为熟悉的一位同时代诗人的“转山之旅”深感讶异的原因。我知道这位朋友在工作和写诗之余，一直对民间艺术感兴趣（他已出版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），没想到在他灵魂的艰途上还迈出了这一步！

这里面的深层动因是什么？在我们这个愈来愈世俗化的社会里，这是不是出自一种最内在的危机和需要？我们都已知道海子生前的最后一次远游——青藏之行（1988年暑期），他在那次漫游期间写下的诗，融合了一种生命的苦痛、对贫乏的意识和信仰冲动，至今读来仍令人颤栗，他的《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》的著名结尾是：“今夜 九十九座雪山高

出天堂 / 使我彻夜难眠”。海子最后抵达的，就是这样一个寒彻无言、静候神明启示的临界点。

而在海子之后呢？似乎转眼间，这一代人已到了“老去诗篇浑漫与”的时候了；或者说，是到了与这个世俗的、肉体的世界达成某种妥协的时候了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高星的“转山之旅”的精神背景。正是时代的进一步混乱、贫乏和腐败，促使他听从了“更高的吩咐”，或者说，使他听从了那“远山的呼唤”；在这部转山之诗中，他甚至这样写道：“谁将为这个时代作证？只有信仰。”为此他列举了贞德、昂山素季、林昭、茨维塔耶娃这些“圣女”，并且还穿插了一首《我曾经历的信仰》，历数他所认识的一些诗人、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历：他们中有的信奉基督教，有的改信了佛教，有的跳楼，有的“上了道教的终南山”，有的远走异国他乡一去不回。而他自己，几年前在珠峰下第一次学磕“等身长头”后，在用小楷抄书佛经的同时，开始用诗来记录他最隐秘的心路历程。

当然，信仰的冲动不一定意味着要皈依到某个宗教的名下，灵魂的“转山之旅”也不一定非要在珠峰下进行，并像信徒那样以额抵地、一步一叩拜。在更普遍的层面上，它意味着在一个物质社会、在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的当下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求索。我想，这也就是这些“转山之诗”对我们的最根本的意义。我所敬重的塔可夫斯基曾这样告白：“我想做的，乃是提出质疑并对深入我们生命核心的诸般问题有所论证，从而把观众带回到我们存在的隐伏、干涸的泉源”（《雕刻时光》）。高星的“转山之诗”一再指向的，也正是这一点。

因此，我敬重这些诗篇，敬重在跋涉的路上写下这些文字的诗人。尤其是在这雾霾的日子里，这些“转山之诗”给我带来了我所渴望呼吸到的“雪”。当然，我还不无惭愧，因为我还没有这位老友那样虔诚，没有他那种“出走”的勇气和耐力。读这部诗集时，我就不时生出“恨不同行”之感，我是多么渴望也能置身于那些闪耀的雪山下——去感受某种贯穿身心的颤栗，去感受更伟大的精神事物对我们的庇护！

那就让我们来读这些诗吧，“山像打开的书页，使神山从山脊中显露出来”，高星的转山之旅就从这里开始，从一个“大地陌生得就像昨天刚刚诞生／上世纪的雪还在山顶上停留”的世界里开始。这部诗集的“朝圣”性质及其对我们心灵的冲击，读者自会感到，我在这里不用多说，我想提示的是，和以往我们曾读到的一些类似诗作有所不同，高星的这些转山之诗不仅是抒情的，也是叙述性的，这不仅让人感到亲切，也带来了其内容和笔调上的丰富性；进一步看，这位诗人至今仍坚持以“神性”为尺度来测度人自身，仍相信崇高的事物对人的净化和提升（“用眼睛和泪水去形容伟大”），但他找到了更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和他自己的叙述角度和方式。他在尽力避开高蹈和虚妄。他有时不免以奇异的语言，来描述他的生命所经受的神圣洗礼，如《珠峰的夜晚》的一节：

我的头在膨胀 竖起的头发贴近夜空
胖胖的星星 浑身伸出毛刺
像蒲公英的绒毛球
蜜蜂的翅膀在抖动

金字塔状珠峰的山尖
在夜晚悄然打开莲花的花瓣
托着所有人上升

但更多的时候他却以日常的、甚至带有反讽意味的语言来描述他的经历，如在《看图识字》中他这样写道：

更可笑的是 晚上出门
对着天空说
这才叫星星
这才叫月亮

在这种“失语”和反讽中，依然提示着某种神圣性。的确，在高星的这些“转山之诗”中，诗人自己已不是过于高大的主角或主体，他仍试图去感应神圣性，但他的方式已和海子很不一样，他不是以一个孤绝的抒情诗人或圣徒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，而是以一个普通的“驴友”的姿态“混迹”于人群之中。大多数的时候，他的语调平和而内敛，他对沿途风景、各类人物和风俗的观察不仅饶有风趣，他也希望他的神山不仅像金字塔一般神圣，更要“像低低的屋檐 / 无比亲切温存”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宁愿观察和记录，也不愿空洞地抒情，“那些修路的藏人 / 像柏油路一样黑”，就这一句，没有更多的修辞，我们却由此感到了一种语言的闪耀的光芒！

的确，这就是诗人在他的转山之旅中学到的一课：“离天神最近的人 满目谦卑 / 伟大在每一个平和的人身上显形。”

当然，很难说一次“转山之旅”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或完成什么，诗人也这样写道：“转山之后／生活并不会因此改变／就像神山还在那里”。看来还需要不断地上路。说到底，这种诗所隐喻的“转山”，不仅是雪山下的神圣仪式，也不仅是一时的信仰冲动，这是生命的长久践行，这也是一种永不完成的自我救赎。

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高星的转山之路是一条我们“未走的路”，但又是一条我们正在走的路（甚至可以说是一条不由分说就“贯穿”了我们的路）。因此，我在这里摘录下在我几年前所写下的《青海行》的最后一节，以和远处的精神同道“打一声招呼”：

还需要走多远
才能找到最初的爱？
还需要走多远，才能发现
一朵绽放的雪莲？
雪线以上，
我们已无力到达，
而前面，那片藏红花的披肩
还在飘……

2013.12. 写于北京

在路上，诗的延续

- 程光炜 -

我从未去过西藏。虽然差不多四十年前，我家里有人从成都飞越万重沟壑落户日喀则，当然最后还是回到内地定居。这个地方的神奇，可能已远远超出了语言表达的界限。八十年代，也有马丽华等诗人写过西藏，但是那时，重建“个人”、“人性”是整个文学界的诉求，因此也是这些诗人想通过神秘意象传达给我们的东西。西藏作为宗教和神秘人性的体现者，它成为诗人最愿意涉足的题材之一。

我知道高星的诗名，但从未见面。我无法从他的经历中找到与他作品对应的东西。不过诗歌这个东西非常奇怪，它往往比小说更容易传达作者的微妙状态，继而窥见其内心世界，你可以在诗歌中重建作者的人生档案。高星可能多次奔赴西藏，至少经常通过图画、书籍、传说在触摸那个地方。那些壮丽的河川，湛蓝的晴空，连绵不断的山脉，远远近近星罗棋布地散落在高地和平原的寺庙，那些在此生活了数千年的藏人，以及他们遵从自然时间的生存状态，在高星的诗中，不是外在的装饰。他的诗，有一种强烈的引导感，那里面有一只无形的手，在与你的手紧紧勾连：

时间格外年轻
鲜花不会过夜

江水依旧充满激情
石头依旧充满棱角

大地陌生得就像昨天刚刚诞生
上世纪的雪还在山顶上停留

——《川藏线》

长诗《转山》和《地名》从形式上就像是对这神秘世界的“注释”，它们采用的是“注释体”的书写方式，以纪实的文字导入，然后用诗的语言去呈现。我相信去过阿里的人，都会在这既陌生又颇具现实的地域，找到心灵的寄托，那是长期生存在儒家世界中的汉人非常不解并觉得难以理喻的东西。

另外，我觉得高星吸收了八十年代“寻根诗”的某些因素，又加进去了九十年代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新的理解。

山在白云之上飘浮
星星伸手可得
树在湖水中奔跑
精神随处可现

——《有距离的风景》

在今天与八十年代之间，在我们的今天与过去之间，确实有一个类似“风景”的东西存在。这个“有距离的风景”，是我们对自己过去的审视，包括对自己今天生活状况的审视。这个“风景”是一道历史的转动门，一扇挡风玻璃，里外有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两个世界。对于诗人，对于作家，也包括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来说，深省以及重新整理这两个世界，几乎是一生的事业。我想高星在滚滚红尘的世界，之所以始终给自己留一个角落，留一个静静的世界，这大概是一个理由。

2013.9.29 写于北京

我随着人，随着转，随着心愿

- 杨黎 -

我最早看见的高星的文字并不是他的诗歌，我最早看见的是他的一本名叫《中国乡土手工艺》的书。那本书是诗人万夏出的，我也是在万夏的办公室看见的。当时我刚到北京不久，对北京各路神仙大侠不甚了解。而这本关于手工艺的偏书，一下子让我喜欢上了。它有一种踏实感，特别是北京风大，有了这样的感觉算踏实了许多。

高星的父亲也是一个踏实的人。前些日子，高星送我一套他父亲写的关于农作物的书，其中《粮食》、《蔬菜》、《水果》等均各有一本。我仔细翻阅，那些文字仿佛如我所理解的诗。虽然是应用文，但应用的功能在我读来完全淡了。究其原因，我认为一是他的叙述对象我们假装熟悉，这对我们的阅读有了偏移。第二个原因吧，正如老人家自己所说，爱好写作、热心农业。这样的热爱与这样的写作，自然天然纯熟。

而我一开始喜欢高星的诗，也是很手工艺的诗，其气势也很《粮食》、《蔬菜》那样，只是它有点靠近地理书。关于世界屋脊的四条河，诗人轻松写来，几行字，就把它交代清楚。说实话，当我看见高星这诗的名字时，我并没有想

到我会看见一首让我激动的杰作。关于西藏人的信仰，关于他们的转山，我们这些压根没有信仰的人已经谈论得太多了。而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世俗之人，对这样的谈论是特别没有兴趣的。

不过诗人高星改变了我的听觉，因为他首先改变了他的谈论方式。客观的、说明性的段落，总是那么容易被我阅读和被听见，它们也总是容易感动我。而谈论自己感慨的飞扬的文字，即使充满想象的比喻，我还是会走神。在这些关于世界屋脊的讲述中，作者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仿佛被吓着了，整首诗中没有自己、只有世界。

当然，如果真是这样也就好了。只是这个世界很复杂，即使在诗人高星的《转山》里都显得很复杂。佛教的味道弥漫全篇，但其他味道也时不时地溜出来。关于女人的，关于爱情的，甚至关于当下时政的和世态的味道。好在这些味道有统一的语感，有这种语感相近的高度、宽度和遥远度，以至于没有稀释光芒，而是杂于一，补充了自己消失的遗憾。

西藏的确遥远，它比佛离我们远多了。我非常不明白：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跑西藏去？有一人告诉我，说那里的天啊真是又蓝又亮。我微微想，说：也许。然后补充：其实我坐飞机，也看见许多又蓝又亮的天，它们在我旁边，在我脚下。而高星，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西藏的人。从他的诗里，我们看见他大包小包的从西藏背回了许多东西，但是打开一看，却什么也没有。即使有一些，也是从内地带过去的。所以，我最后还是认为，在这首诗里，如果说我看见了磅礴，不如说我看见了才华。而对于诗人，说他接近了世界的中心，

还不如说他找到了一句废话：人从生死就是从无到有。

2013.7 写于北京

谈高星的诗兼论汉族诗人 有关涉藏的写作

— 阿坚 —

1. 先说几个段子，冒着得罪西藏的危险

火车刚通拉萨的时候，社会上有三种潮，两关西藏，被总结成时髦三大俗，是：“学古琴，拜喇嘛，坐着火车上拉萨。”

现在内地城市的街头，常能看到这样的人：“牵着小狗狗，戴串小珠珠，闲来念段小咒咒。”

现在过亿的大老板太多了，他们不少人有类似的发财经，有人总结成：“要想上市，先拜上师，要想发达，先请唐卡。”商人们聊天时，也常夹带出“我的上师”如何如何，仿佛不带“上师”，说话就没分量；甚至：“你连上师都没有拜呀——”意思是你还做什么生意呀。

马路对面见一发廊前一地摊，一小伙手举一串珠子，嘴里在不停地吆喝，听不真，声音似是“发廊开张了发廊开张了”，走进才知是“法王开光的，法王开光的”。谁要一停下，摊主会给讲一段古代藏地寺庙的神奇故事，然后让你买。有人打岔，说：嘻，我还以为你喊“发廊开张了”。

有人在家里的好位置，撤走了健身器，摆上了佛，铺上了藏毯，每天抽时磕起大头（等身长头）。一个大头近两米，

500个就是一公里，这也算是朝圣吧。不过从运动生理科学来说，磕大头是一种全身的锻炼，所以有人说：“磕大头磕大头，拜佛减肥肉，磕大头磕大头，拜佛好长寿。”

2. 高星的藏地诗也是我的镜子，原来我也——

我也不能免俗，家里挂有绘着文殊的唐卡，孩子问我，我说能保佑你语文学得好。我也接受了佐钦寺法王开光的珠子，挂在迎江塔照片上。和高星一样，我也写过不少藏地诗，患过“西藏情结”。对我们内地诗人来说，西藏的山河神奇，藏传佛教神奇，藏地的狗都那么不俗，那完全是一个大新世界，高星写道：“花朵如亮丽的翎毛在草地上奔跑，黑色的帐房充满神性的生机。”他还赞美藏地的乌鸦：“山巅上，跑着黑色的玫瑰，黑色的珍珠在石缝中颤抖。”这会让没去过西藏的人怀疑，那的帐房和乌鸦有那么神奇，让去过的人会觉得自己的眼拙。我也写过这种似是眼拙、实为盲目的诗。比如我在岗巴县喜马拉雅北坡的地质营地写过：“雪山都是雪，草地长满草，一个牧妇来，她不嫌我老。”当时也是雪峰太震撼了，牧羊女太纯朴了。妈的，抒情诗人歌颂起什么来，容易豁得出去。

在西藏呆的不久、了解不多的人，尤其是爱写诗的，都会发出这种矫情的声音，因为已经被西藏的表面吸摄住了，至少暂时被征服了。忘了是谁写过这样的句子形容此类：“自以为爬过高山的人，到了西藏就傻逼了；自以为进过大寺的人，到了西藏就傻逼了；自以为身体牛逼的人，到了西藏就傻逼了。”

不过，高星在进步，在不断进藏，路程远了，视野阔了，表达上也渐褪了小资化，盛叹化。不过，西藏也会进步，我也在进步，我仍有严格判评高星诗歌的余地吧。

3. 异族兼异教徒很难进入西藏的本质

抄十遍《金刚经》，能理解觉悟么？听十堂大圆满法的课，能理解宁玛教义么？汉地那么多和尚，藏地那么多喇嘛，成十年的修炼，若问他们修到了么，他们会回答什么？据说佛法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可多少人在天边与眼前之间奔波求觅。

有意思的是，偏偏诗人信佛的少，一般来说，佛教徒的分量大于诗人，诗人一旦信佛，就不叫诗人而叫佛家弟子了。所谓“诗僧”那是极少数的怪才。西藏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地域，异教徒写西藏，只是异教徒自己理解的西藏。

高海拔低氧低气压的西藏不太适合平原人生存。我早就写过平原动物上高原的感受，比如老觉得肺进了土，脑袋进了水，气不够喘，脑力不够使，于是常得躺下，让海拔降下来一两米。但回去的一切太新鲜了，太刺激内地平原的常规生活了，再一般的诗人也会发出二般的感叹。有人写过：“一只汉族的老鼠走进西藏的大山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罕见，连自己的脚印都那么新鲜。”

从高星的藏地诗看出他对西藏的关注和热爱，从信仰到民俗，从自然到动物。我也在拉萨发生过热爱西藏的豪言，当时就有一个藏族学者问我：那你愿意一辈子在西藏么？最多你只是愿意一辈子在拉萨，你歌颂过草原雪山，让你到羌塘当个牧民你愿意么？我哑然。我不过是一个过客，我不过